



水東日記卷七

崑山葉盛著

六世孫 重華較梓

太宗皇帝初營 天壽山 命 皇太子偕漢趙

二王暨 皇太孫往視之過沙河凍王請却步

輦就行

仁廟素苦足疾中官翼之猶或時失足漢顧趙曰
前人失脚後人把滑

宣廟卽應聲曰更有後人把滑哩漢回顧怒目者

久之此雖出一時而後來武定州事已兆於此矣

太監沐敬建文中人貌魁偉敢慷慨直言永樂中從征漠北逾月不與虜遇人馬困頓

上意猶未已諫者皆被譴敬諫再四上詈之曰反蠻敬曰固不知孰敢反也上怒命曳出斬之敬辭色不爲動上徐曰我家養人皆若人

豈不誠有益釋之此與凍滑事皆今日得之錢學士原溥蓋其同使交南奉御張榮云

近內閣翰苑諸公有賞芍藥黃字韻詩號玉堂賞花集盛行於時永新劉學士之弟行人寅之一日笑謂其兄曰我亦有和篇因朗誦之頗寓譏切意卒章至有從戎謫宦有倪黃之句聞者不覺失笑蓋賞花未幾而倪學士戍開平黃學士降授廣州通判也

錢學士原溥言交趾僞學士承旨某頗有文學其言曰國人多往來中國詩文僅見國子監一碑計亦非一人之長也其誇誕如此

宋薛簡肅公五女長適張竒次喬易從次王拱辰次歐陽公次又適拱辰載於公墓文甚明而詩話等書皆稱歐陽公兩爲簡肅公婿公因有舊女婿爲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之句譌謬甚矣近山陽瞿佑因有詩曰醉翁意在山和水却向妻家問小姨蓋亦不考之過耳

臨海陳僉事先生

璩

云昔翰林陳登善謔一日

見刊印章中舍炳如所作詩登戲之曰昔西江士有偕友宿舟中者中夜起開鎖風板友人驚問曰夜寒何得開板答曰偶氣洩恐薰及吾友耳友人曰不開板薰止於我開板則薰及多人矣氣洩自氣洩奚以開板爲炳如頗銜之

歐陽文忠公與十二姪帖蘇長公題其後曰凡人勉強於外何所不至惟考諸其私乃見真僞此歐陽公與其弟姪家書也葉石林乃以爲公書帖中語誤矣

吾平日行李出入未嘗有意擇日每爲同事將官中貴所懇留聞士夫中喜談星命者頗厭之

近見富鄭公以祿命不利稱病歐陽文忠公避
五月不上官知古人乃爾豈亦未能免俗耶
陳僖敏公治陝西王文少保爲按察使金榮襄
爲副使兩人皆僖敏先後保薦入臺然皆互有
疑隙景泰中金爲十三道所劾及其隱惡蓋文
實主之聞金乃以袁旭事復之奏雖留中時事
則可嘆已僖敏屢爲文所侮一不較金至部正
位在臺官上以僖敏所舉凡會聚辭就次席士
論亦以僖敏爲寬而以金爲近厚也

司馬溫公嘗手書其所薦朝士爲一冊隸其卷
端曰舉賢才此紙百年前尚在人間夷考其人
失之者十不一二呂惠卿未達時歐陽公以學
者罕能及告之於朋友以端雅之士薦之於朝
廷且云後有不如甘與同罪歐陽公好賢爲國
之心未必有愧於溫公特所值有不同耳然則
知人豈不誠難矣哉予嘗忝竊近臣邊吏濫與
薦士頗多不副所期而南來尤甚每以溫公事
自媿亦未嘗不以歐公事自寬而今而後要必

以溫公之鑒識自勉庶幾可無媿耳

歐陽公撰范文正神道碑富韓公以差叙官次
爲言公以爲此碑直叙事繫天下國家之大者
耳後人固不於此求范公官次也嘗聞沈簡庵
先生爲人作草書於古詩文或悞漏字間請先
生足之先生曰若須全文則書坊固有印本矣
亦得此意

吳下舉子有作詩自揭廳壁間者乃兄譽之座
客曰舍弟此詩云有唐氣一客忽起索梯甚急

衆莫曉其故旣得梯以舌舐其詩曰有糖氣何
爲不甜一座爲之絕倒

少保戶部尙書東萊黃公在南京才識通敏爲
襄城伯諸公所欽服一日得旨欲生虎進京

襄城密召殺虎手計擒取方畧旣定始以咨於
公公所對與其所預計畧同以是尤敬服之少
師廬陵楊公歸省過南京公適以病在告廬陵
公就卧內候之公不及他惟以手作丈尺狀曰
主上尙爾老相公遠出於心安乎廬陵公改

容謝焉後來爲公作神道碑畧述其事蓋紀實也公在南京帥府叅贊機務襄城伯中坐公旁坐且視事皆襄城伯處分公不出一語蓋陰相之則多矣或以爲言公曰體當如是且汝見守備何嘗錯發一事也後來叅贊則皆有不然矣近見南歸紀行知楊公歸省事與此小異要之所聞亦有之可互見也

正統中內閣三楊先生恩寵多出常例惟皆得奉勅歸榮中官護行文敏因卒於武林又

嘗見馬侍郎愉因父病得賜歸省蓋皆希濶之賜也景泰諸公寵賚視昔已加近年徐武功及今李官保榮寵之推頒錫之盛茂以加矣部院正官亦然是宜蹉蹉濟濟感恩圖報之多其人理固然耳

今人書簡後具禮或誤作禮如初或具禮如初或禮如左右前等雖名公卿亦有之蓋誤傳於啟劄等雜書不知其云如初蓋如初云頓首後亦頓首初二云再拜後亦再拜也學之不講亦至

於此哉

圖書印信之說具印史等書蓋自漢以來固有之而元爲特盛但多官封爵邑姓名道號書堂齋舍而已雖亦有尊德樂道筆精墨妙等印終非雅製嘗見八十年前兩伍張氏所刻家乘一時諸公圖記尙有典刑後來竒巧溢出漸不足觀近又有摘古人語以寓己意或自造語以爲謙已自勵之辭皆非也其書不盡言仁知所好等作固已可笑而所謂保傅尙書大學士章則

又可厭矣

館閣諸公無不喜用名印雖草廬吳公所尙質樸亦所不免惟揭文安公絕不用其制吾竹房論著甚詳然其所用却又多不合作趙文敏有一印文曰水晶宮道人在京與李息齋袁子方同坐適用此印袁曰水晶宮道人政可對瑪瑙寺行者闔座絕倒蓋息齋元居慶壽寺也鮮于郎中一印曰鮮于伯幾父吾子行曰可對尉遲敬德鞭滑稽大畧相同子行嘗作小印曰好嬉

子蓋吳中方言一日魏國夫人作馬圖傳至子
行處子行爲題詩後倒用此印觀者曰先生倒
用了印子行曰不妨坐客不曉他日文敏見之
罵曰箇瞎子他道倒好嬉子耳太平盛時文人
滑稽如此情懷可見今不可得矣余座王張先
生仲舉在杭一印曰平泉鶴叟蓋用杭州三山
名臨平泉亭黃鶴也古人亦有如此者如雲烟
過眼錄載姜白石印文鷹揚周郊鳳儀虞廷蓋
以其姓字作隱語辛稼軒印曰六十一上人又

以破其姓文米元章書史言劉巨濟符符字亦
好竒耳雲門山樵張紳書於朱伯盛印譜後雲
門此跋真蹟予得之蕭墅張世昌家因徐尙賓
借錄失去矣雲門水晶宮道人一說與陶南村
所記不同蓋小說異事出於傳聞固多如此誠
實不妄如司馬溫公猶或失之不足怪也朱伯
盛名珪崑山人工刻畫通六書之學性高潔不
娶無子今孫紹先者其女兄之孫云
嘗見 勅內閣楊學士蓋 勤民之璽

皇太后遺誥蓋 弘德昭順之寶 皇后制書蓋
厚載之記 詔書制諭羣臣 誥命皆 制誥
之寶近年 詔書蓋

皇帝之寶云始於李學士賢 勅命 勅諭皆

勅命之寶又嘗見正統中手摺印本 勅諭蓋

廣運之寶朝覲 勅諭亦手摺印本蓋 敬天

勤民之寶 勅則蓋廣運之寶 勅今皆謂

勅書蓋手 勅耳惟景泰初 勅諭亦蓋廣運

之寶或曰以失守重造未成故爾遣 勅於外

皆黃紙外封用三圖書疑是牙刻其文曰丹符
出驗四方初不識出字嘗以問曾任翰林中書
者皆莫能對前年議事朝下因問諸公如趙尙
書榮楊侍郎鼎皆前中書翰林皆不知少頃閣
下辦事一小中官過趙走扣之乃云然每事問
之必不可忽也有是夫

劉廷美主事求作乃翁合葬挽辭以玉帶生軸
爲贄謹錄如左紫之衣兮縣縣玉之帶兮卷卷
中之藏兮淵淵外之澤兮日宣嗚呼礪爾心之

堅兮壽吾文之傳兮廬陵文天祥造此小篆書
硯陰拓本居首下有朱孟辯楷書釋文次則鐵
崖真跡其文曰楊子七客者有一客曰玉帶生
玉帶生者廬陵宋丞相文天祥硯也硯得於文
丞相客冬青謝先生翺黃太史潛嘗爲余記之
李著作孝光又爲予歌之兵變中余腰硯走富
春山而詩弓則失之矣玉笥生張憲爲硯補歌
滄洲生朱芾打硯背籀文并釋音一通寫憲詩
於左與好事者傳之至正二十一年春三月初

吉楊子維禎廉夫在芾類村居試奎章賜墨謹
識又其次則孟辯所自隸玉帶生歌并引後有
至正辛丑雲間朱芾書一通十一字歌與玉笥
集所載數字不同文丞相銘亦有一二字與他
本不同此皆不重錄

天不生仲尼萬世如長夜兩語其來已久而優
人嘗以爲言聞有舉子卷中曾具此考官遂以
俳優語黜之誤矣又嘗見陳通政璉作隱畊陳
處士墓文述其題竹有常在眼前人不識化龍

飛去見應難之句然予在嶺北時親見優人道
此兩句不知爲何人語也

豐布政文慶世居鄞宋清敏公稷之後也高祖
庚六徙居奉化曾祖茂四徙定海考寅初洪武
中授訓導陞九江德化教諭正統間卒慶扶柩
還鄞將合葬祖塋訪遺墓故址無知者僑寓無
聊有語慶者曰大卿橋南廢紫清觀地實城西
之勝盍圖之道遇卜者得豐之革慶喜口卦符
吾姓意者地必吾所有乎繼而得元袁學士桷

所修郡志云紫清觀去縣西三里豐清敏故園
也慶益喜傾意請復又有得觀之砧基舊簿於
鄉人備載圃地三十餘畝爲其隣所侵尋皆倍
直贖之旣而先墓前石翁仲等皆以漸而復今
家焉慶念自清敏公薨迄今三百餘年其故園
淪於他姓而慶始克復之作園居十詠以志喜
貽後往年在科中語予極詳云

沈孟端先生方學雖本世醫而通知古今有儒
者風寓南京最久卿大夫若南郡楊公東萊黃

公祭酒陳公太常魏公皆極愛重其人初節之
兄先生於旅邸以士爲問先生曰楊鼎黃琛其
人也二公時在太學與文敏游今楊右侍郎黃
左布政使云先生以愚魯質訥名其四子其志
可知也羣行見文敏所著行實

陳簡討嗣初以文章擅名翰林一日見同官於
碑志中叙還金事太繁者曰使繼爲之則十二
字爾扣之則曰嘗得白金於道伺其主而還之
又嘗以文示後進詫之曰吾此文何出後生應

聲曰氣脉頗類下武詩嗣初默然

已已虜騎之薄都城朝野汹汹廷議有以南遷
爲言者蓋亦寇準所非王欽若之議耳太監金
英一日宣言於衆死則君臣當一處死爾有以
遷都爲言者

上命必誅之衆心稍定明日監察御史涂謙上疏
極論茲事因又 諭旨禁飭焉

壬申易立之 詔旣下何文淵嘗告人曰詔語
天佑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出自手筆

既歸里又屢以告郡邑親識人皆知之天順改元鄉人固虞文淵必及禍謂在旦夕一日報陳都御史將至邑人益驚信文淵因自經死未幾至者蓋廣東陳副使奉取便道過家耳陳以都憲改職因誤傳云

蘇武傳揚名匈奴功顯漢室卽昌黎春猿秋鷓之類李陵欲效曹柯之盟是雖追咎無補之言然近年論者謂喜寧叛亦繇早籍其家故耳錢選舜舉有蔡琰南歸圖今在前臨海丞夏佑

存賢家元人多有題詠偶記其一絕云二雛回首淚千行腸斷胡笳十八章三嫁流離身未老至今人惜蔡中郎

水東日記卷八

崑山葉盛著

六世孫 重華較梓

詹事劉先生簡靜端恪士也久在翰林初爲祭酒人或以不更事爲先生疑久之始大服祭酒所苦諸生出身資格爲權要所撓一事先生曰此易耳立諸生而與之約曰有不守規格圖出身者必同館諸生合辭共推卽遣行不然不可得也他日有圖之者動爲諸生所譁至不能容

繇是此風遂絕嘗見呂洪御史言聞之乃祖先
生一日家中作祀事忽外間云高先生使人來
言有保薦矣先生不怡者終日曰爾自保薦何
與我事高世用亦爲是耶蓋先生與高最厚高
初以有 旨卽入 謝欲先生知之耳蓋出無
心而先生之言如此則其爲人可知已

張翼字文翔太倉人性嫉惡至不容人小過御
史按吳中不律翼忿忿不能平因建白數事指
斥頗多竟爲衆所傾謫開平數年以宥還予亦

以其或懲於是矣一日來偶及後御史之不律
者其事尤詳或從旁竊笑之翼猶瞋目罵曰使
得一碗涼水已吞之矣蓋方言云翼善書學歐
顏二大家得意處謂能逼真嶺北察院公館及
溫泉等處題壁極多大者至如方斗終日揮灑
不倦蓋其書於題壁尤長予謂龍門諫院題名
記尤超偉非流輩所可及

衣和庵主蘇州崑山人也隱居雪竇之棲雲畜
二虎恒跨之以遊後徙二靈終焉初雪竇妙高

峯左千丈巖巔有藤一枝蜿蜒其上下臨不測
乃蟠結成龕爲藏修之所故號棲雲大德丁未
燬於盜更二十年不克復虎乳其墟爲民害咸
謂庵復而和祠則虎禍其息至元丙子復其庵
肖其像於是二虎前伏餐慈飲和屈猛從仁不
爲害和師在日有四偈詠藤龕偈云竹筧兩三
升野水窻前五七片閑雲老僧活計只如此留
與人間作見聞十方世界目前寬拋却雲庵過
別山三事衲衣穿處補一枝藜杖伴身閑黃皮

裹骨一常僧壞衲蒙頭萬慮澄年老懶能頻對
客披蘿又上一峻嶒自從南嶽來雪竇二十餘
年不下山兩處任庵身已老更尋幽谷養衰殘
此出奉化志節之自浙錄寄廣中云

山東叅政海寧孫子良與同年進士西昌楊相
交游極厚相爲主事坐谷府累卒子良懼不敢
往弔繇是爲東里楊公所薄子良累膺薦舉輒
不果雖未必繇楊公而士論固云然矣正統中
都察院因陳智李庸事 奏去御史五人三人

出蘇州而成規敢言之士章珪亦無大過頗爲
公論所少楊仲舉先生時爲 王府長史以去
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載重如山分韻要諸公
賦詩送之或以忤當道爲言先生毅然曰彼固
得罪於 朝廷不得罪於鄉里交際之禮何可
廢耶然蘇人輕薄之謗始於此矣又嘗見好問
言右都御史耿公初以石氏事補外繼而及好
問門外邏者猶紛紛未已好問治裝間謝絕親
友非至親亦無敢入門者而惟白御史侃日一

至焉好問以彼此無益謝之則答曰誰無朋友
噫此所以爲君子也歟

鄭太師府僉判位本貫開封府開封縣今寓平

江府崑山縣三代曾祖 南 皇任國信所親屬祖

端 皇任修職郎池州司法叅軍祖母趙氏前知

興國軍與燔娣父 元德 見擬將仕郎母王氏前

軍器監簿中實孫沂國文正公後親祖姑長適

前湖南運使陳貴謹次適見任淮西運司帳管

盧復孫從伯 元方 見任從政郎前嚴州桐廬縣

丞

元哲

見任將仕郎待銓從叔

元壽

見任儒林

郎新宜差信州軍事判官王婚從叔祖

竦

見任

朝奉大夫前知寶慶軍府事主管建康府崇禧

觀

孺

見任朝奉郎前監尚書六部門本位長女

慶一娘年一十四歲十二月十一日巳時生今

與潘少卿宅知縣萬八新恩為親奩租五百畝

奩具一十萬貫

十七界

締姻五千貫

十七界

景

定元年二月初三日

元德

具狀叅春朝散大夫

新知韶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事提點銀銅坑

治事鄭

竦

謹專送上少充姪孫女慶一娘回定

之儀伏惟親慈俯賜容納本宅禮書三緘

雙金

魚袋

開合銷金纈一疋開書利市綵一疋

籍用

玉紅文虎紗

官綠公服羅一疋畫眉褐

織一

疋

籍用玉紅條紗

轉官毬帶掠一副疊金篋帕

女紅五事

籍用官綠紗條

疊疊喜帶掠一副盛

線篋帕女紅十事

籍用金褐擇絲

勸酒孩兒一

合

籍用紫紗

茶花三十枝

籍用紅纈

果四色酒

二壺媒氏生金條紗四疋官楮二百千省景定

三年四月 日謹狀大明天順六年太歲壬午春正月六世孫進士文康錄此卷時又寄至梧州予為跋焉

蘇長公雪中飲王定國清虛堂詩真蹟自注云舊說佛經所言如人入蒼蘆林中只嗅蒼蘆不嗅餘香蓋中華梔子花也百花皆五出惟梔子雪花獨六出

都察院右都御史太康顧公佐洪武庚辰進士永樂初自莊浪令為監察御史陞江西按察司

副使入為應天府尹轉通政司宣德初進掌臺事疾

上遣醫往視再閱歲 降勅慰問俾致仕 賜楮幣

永復其家刑部尚書南昌魏公源永樂丙戌

進士監察御史浙江副使入署刑部右侍郎事

陞河南左布政使賑饑三年為刑部右侍郎進

尚書常奉 勅整飭北邊武備簡禁兵晚以足

疾辭 詔免常 朝再辭 賜勅褒美給舟車

以還復其家二公嘗同道為御史同大拜執邦

法俱嘗典留守聲名相上下歸榮令終亦同而廉介公正人於太康無間言云

嘗聞宋景濂先生過佛寺方孝孺實從先生見佛參拜孝孺不爲禮或以爲請先生曰後生未到老夫田地故耳先生豈亦主尹和靜拜觀音之說耶

吾家唐相履冰之後舊有家譜咸通十一年一枝渡江爲處州麗水縣丞諱隋中原亂離不克歸子孫爲中吳人皇宋太平興國三年曾孫諱

堅垆墉埴埴昌言六人錢氏歸朝仕宦四方終於他邦子孫流離遺失前譜仲淹蒙竊國恩皇祐中來守錢塘遂過姑蘇與親族會追祖宗旣前譜未獲復懼後來昭穆不明乃於族中索所藏誥書家集考之自麗水府君而下四代祖考及今子孫支派盡在乃創義田計族人口數而月給之又葺理祖第使復其居以求依庇故作續家譜而次序之皇祐三年正月八日資政殿大學士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知青

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事使充青州淄濰登萊沂密齊州淮陽軍安撫使范仲淹謹述此譜見於今廣西叅將都指揮使范信所譜敘文正公子純仁生正思第三子正思生直方直方生公與第二子公興生良史良史生士選長子士選生光祖第三子光祖生文炳長子文炳生伯萊伯萊生叔胄叔胄生子圉第二子子圉生仁傑第三子仁傑四子其第三名檀州蓋信父也信之言曰吾祖國初辰州教授謫吏密雲家焉教授之子習武事矣譜近年所修錄詢其元本曰同楮錢焚之矣信有將畧而素以墨聞其言雖未可憑予甚愛公文之簡而質也故錄之

翰林編修梁禔先生既病語家人曰朋游中惟隣居同年陳汝同心地好且有家法孤子女可托也汝同蓋國子祭酒致仕陳古庵先生云梁病篤先生往視之已不能言惟指以手左右具述其言先生垂涕諾焉後梁氏凡居第嫁娶等事皆先生爲經紀之至冒謗毀而爲之始終如

一嫁女得今肇慶知府黃瑜瑜今日偶及此噫
友道彫喪久矣如陳先生何可多得哉

楊文貞公傳王抑庵尚書作公嘗三致書商確
書削再致潤筆且求其親書俾子孫寶藏王忠
毅公行狀亦公無恙時口授指畫爲之假王鹽
山名至如其臨終於神道碑墓銘書旄題王之
類某出何人某出何人皆公所自定豈豪傑之
士固亦不忘身後之名歟然亦可見前輩於死
生之際其不苟如此文貞公遺囑數條如不用

孝帛等事真足以警流俗悉附於此 吾在世
已久踰越分願無所遺憾但官品崇重 國恩
未報此雖死不能瞑目身後數事務示子孫此
吾之治命其遵行之不可違也 一只用幅巾
深衣殮須用絞衾庶幾樞歸經過閭垆可得穩
當 一吾平生不曾用僧道死後亦勿用只依
家禮祭祀祭物隨時所有不必豐但設我平日
所用冠帶袍服於中行禮祭告之文亦用家禮
不必新作 一凡今喪家遇親朋來弔者皆散

孝此是北方風俗南方素無此禮古禮亦無蓋
弔是常禮孝是凶物豈可進凶物請他人爲已
持孝大非禮非禮吾死後切不可行或有縉紳
大夫來弔待賓者明謝以非禮不敢褻瀆實非
慢也 一吾病久數數累公卿大夫垂問感愧
甚矣今不能報煩院中一僚友于浼少保先生
宗伯先生冢宰先生三大人遍叩列位公卿大
人一切遣祭遺賻竝止不行至叩至叩同院僚
友鄉里親交及歸途有相知者欲行祭賻皆謝

卻之此吾之中懇非矯情也力辭力辭 一作
急寫書託徐尙書大人儻有馳驛上廣東者寄
去報導令急急作墳楮原龍州隨擇一處乾燥
平穩無凶禍者便選日興工切不可求子孫利
達如此然後易成蓋要利達須力學修德不在
風水也磚石石灰務要堅固於外只作一大土
饅頭必須自費不可吝慳庶得早完若延緩稍
遲必累及鄉里重吾過矣 一樞到家可且安
置於學後正廳却擇日葬亦不可久停蓋死者

復土則安矣 一啓行回去凡書籍文字並須
逐一收拾包裹愛護舟中尤須謹脩雨水漏濕
片楮隻字不可損壞遺落圖書皆然

黃霸只是州郡之才爲宰相而事鈞距固無如
許精神天下亦將無所容而弊將不勝其多矣
若丙吉則又傷於大鵠突易曰易簡得天下之
理孟子曰智者行其所無事宰相之道其在是
乎

元人爲宰相須福德才量四者兼脩之說誠亦
前人所未道也然君子所務亦惟曰德才量而
已

東坡赤壁賦真蹟寄傳堯俞者嘗於俞尚書家
見之洗盞更酌更字下自注一小平字

元詩人葛邏祿廼賢馬易之金臺集前後序題
跋出虞伯生歐陽元功黃晉卿張起巖余廷心
曾子白危大朴等篆隸真行小楷皆出諸公親
筆入刻極其精妙嘗從錢原溥簡討借觀留余
所者數月後再從借觀則托辭却去矣

張文忠公養浩全集有歐陽圭齋序今在故副
都御史雲中孫廷瑞家蓋齊府舊物廷瑞得之
青州庫中

韓令公真贊在歐陽外集末句作丞相衛公而
題云魏國黃文獻乃云末句作魏公且云在居
士集當別考也

詫異差去聲異關鞞衰颯錄續等字非必古有所
出亦遷就彷彿耳

天地間事凡有人用如此工夫則必有如此效

驗有是工夫無是效驗雖間有之然亦鮮矣姑
以予幼學時所聞所見事明之廬陵彭祖期先
生以監察御史提督南畿學政化誘型範皆有
法禮部會試三甲之魁與高等多出蘇松應天
如狀元施槃探花倪謙二甲一二名張和錢溥
二甲之莫震是也吳縣舊學卑隘科目屢闕巡
撫侍郎周公忱始一新之未幾邑生施槃狀元
及第廬陵孫鼎宜鉉教授松江一時東南稱善
教者無踰焉正統辛酉京闈鄉士百人松舉十

五經魁占二人崑山教諭嘉興朱士章先生季考月試勤而且嚴其考二場文字厭人作詔誥以字數少不能襯貼論文必欲其習四六作表且授以作表之法曰起語必切題不爾則號大家僕頭矣崑山科舉雖不乏而未有刊文字者正統二年南京所刻進新唐書表爲崑山鄭文康六年敬天圖表則予所爲後科則太倉軍生陳銓皆刊表皆先生門人蓋先生自崑陞鎮海太倉衛學教授也凡是皆不可謂之偶然

有志者其監之哉

水東日記卷九

崑山葉盛著

六世孫重華較梓

予性頗不喜場屋程文異時所作四書經義亦不多惟書經大小題俱有破題又有刪節王滹南書義一帙此外惟論十數通表二十餘道耳乙丑叨第後卽爲人持去無一存者迄今亦不留意偶見歐陽圭齋所題彭氏一經乃知前輩之於程文其不輕乃爾徐圖訪得以示兒輩圭

齋文今附錄焉 先叅政冀公曩善廬陵彭君
士楚先公宋上庠高選雖治春秋能通諸經不
忍見前代時文散逸每屬士楚收拾士楚至則
捆載克物先君暇日亂紬而泛閱之擇其尤者
別彙爲帙士楚亦能誦讀先世詩義賓王迭論
玄兄弟漫不及省先公勗之曰黃冊子會有行
世時兒曹母忽也先公薨之七年科舉興玄首
擢第追憶先訓泰定甲子廬陵彭公冲所以詩
經擢進士爲士楚從弟於是其家學益振他日

冲所子功遠來京師袖其曾祖坦軒祖碧野二
先生及一門諸父舊業程文兼冲所題識手澤
謁予求一言是蓋吾先公平日之所購求而士
楚之所恪誦者彭氏世科之左券不在茲乎俯
仰四十餘科目廢而蝟興興而歛廢今明詔復
飭中書舉行玄叨塵從臣初議闕下力贊其成
又適秉筆代言播告海內矣會將見程文復盛
當世喜而志於斯後至元六年庚辰夏五中泚
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歐

陽玄書

文章不許他人輕改一字蓋昔大賢君子如歐陽文忠公已然若王半山以下則又可知矣觀晦庵之於東萊白鹿書院記兩先生往返之間殆心服而醉也欲爲後學之法必若兩先生而後可謹具錄如左云

書皆節語

人還領所書

得聞尊體日益輕安而來書字畫又足爲驗幸不可言記文之賜尤荷垂念思致筆力蓋不減未病時也此又慰幸之甚者旣以爲賀又以爲

謝也但鄙意有少未安別紙上呈幸爲詳酌示報此已礮石只俟定本卽託人寫刻也並山而東地勢畧是如此但此處已是山麓自郡城望之北多而東少不知別當如何下語或云東北入廬山下不知可否又率損其舊十三四今亦不見舊來規模廣狹但據地基則亦畧是如此恐此說說得亦太牢固不若爲疑詞以記之如云度損其舊七八如何又此役乃星子令王仲傑董之亦欲特附名其間以傳久遠并望因筆

及之也其人老成忠厚民甚愛之此不必言但欲知之耳洞主命官事記亦見之決非僻書但此無書可簡耳此類傳疑正不必深說也 今日得蘄州寄來王信伯集并語錄讀之駭人此洞記所爲作也然以一噎而廢食又似過當故愚意欲明者更加意也恐後人觀之復如今之視昔也 當是時士皆尚質實實則入於申商釋老而不自知祖宗盛時風俗之美固如所論然當時士之所以爲學者不過章句文義之間

亦有淺陋駁雜之弊故當時先覺之士往往病其未足以明先王之大道而議所以新之者至於程張諸先生論其所以教養作成之具則見於明道學制之書詳矣非獨王氏指以爲學而欲改之也

王氏更變之議榮公初亦與聞

王氏

之學正以其學不足以知道而以老釋之所謂道者爲道是以改之而其弊反甚於前日耳今病於末俗之好奇而力主文義章句之學意已稍偏懲於熙豐崇宣之禍而以當時舊俗爲極

盛至當而不可易又似太過且所以論王氏者亦恐未爲切中其病也 明道程先生至卑忠信而小之也 世固有忠信而不知道者如孔子所稱忠信而不好學者伊川所譏篤學力行而不知道者是也然則王氏此言亦未爲失但不自知其不知道而反以知道者爲不知道此則爲大惑耳其以忠信目明道以爲卑明道而小之則可以爲卑忠信而小之則不可蓋以忠信對知道固當自有高卑大小之辨也 關洛

緒言至 盍思所以反之哉 程氏之言學之本

未始終無所不具非專爲成德者言也今此語意似亦少偏兼於上文無所繫屬 政使止於

章句文義之間至 三代之始終也 三代之教

自離經辨志以後節次有進步處是以始乎爲士而終乎爲聖人也今但如此言之則終於此而已恐非三代學之本意也 自有此山以來

至亦君子之意也 所謂與日月參光者不知何所指更望批喻其曰區區濬之者又恐卑之

已甚有傷上文渾厚之氣如馬伏波之論杜季良也兼此役本爲發明先朝勸學之意初不專爲濬之今但得多說此邊意思出來而畧帶續其風聲之意則事理自明不必爲罵破也 鄙意欲如第一段所條引明道劄子後卽云不幸其說不試而王氏得政知俗學不知道之弊而不知其學未足以知道於是以老釋之似亂周孔之實雖新學制頒經義黜詩賦而學者之弊又有甚於前日建炎中興程氏之言復出學者

又不考其始終本末之序而爭爲妄意躡等之說以相高是以學者雖多而風俗之美終亦不迨於嘉祐治平之前而况欲其有以發明於先王之道乎今書院之立蓋所以究宣祖宗興化勸學之遺澤其意亦深遠矣學於是者誠能考於當時之學以立其基而用力於程張之所議者以會其極則齊變而魯魯變而道矣此語草畧不文而其大體規模似稍平正久遠無弊欲乞頗采此意文以偉辭不審尊意以爲可否若

只如所示却恐不免有抑揚之過將來別生弊病且將盡變秀才而爲學究矣蓋此刻之金石傳之無窮不比一時之間爲一兩人東說西話隨宜說法應病與藥也 淳熙六年南康軍秋雨不時高仰之田告病郡守新安朱侯熹行眠陂塘並廬山而東得白鹿書院廢址慨然顧其僚曰是蓋唐李渤之隱居而太宗皇帝驛送九經俾生徒肄業之地也書院剏於南唐其事至鮮我太宗於汛埽區宇日不暇給之際獎勵封

殖如恐弗及規摹遠矣中興五十年釋老之官圮於寇戎者斧斤之聲相聞各復其初獨此地委於榛莽過者太息庸非吾徒之耻哉郡雖貧薄顧不能築室數楹上以宣布本朝崇建人文之大指下以續先賢之風聲於方來乎迺屬軍學教授揚君大灋星子縣令王君仲傑董其事又以書命祖謙記其成祖謙竊嘗聞之諸公長者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厄學者尙寡海內向平文風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卽閒曠以

水東日誌 卷九
講授大率多至數十百人嵩陽嶽麓睢陽及是
洞爲尤著天下所謂四書院者也祖宗尊右儒
術分之官書命之祿秩賜之扁榜所以寵綏之
者甚備當是時士皆上質實下新奇敦行義而
不偷守訓詁而不鑿雖學問之淵源統紀或未
深究然甘受和白受采既有進德之地矣慶曆
嘉祐之間豪傑並出講治益精至於河南程氏
橫渠張氏相與倡明正學然後三代孔孟之教
始終條理於是乎可考熙寧初明道先生在朝

建白學制教養考察賓興之法綱條甚悉不幸
王氏之學方興其議遂格有志之士未嘗不嘆
息於斯焉建炎再造典刑文憲寢還舊觀關洛
緒言稍出於毀棄剪滅之餘晚進小生驟聞其
語不知親師取友以講求用力之實躡等陵節
忽近慕遠未能窺程張之門庭而先有王氏高
自聖賢之病如是洞之所傳道之者或鮮矣然
則書院之復豈苟云哉此邦之士盍相與挹先
儒淳固慤實之餘風服大學離經辨志之始教

繇博而約自下而高以答揚熙陵開迪樂育之
大德則於賢侯之勸學斯無負矣至於考方志
紀人物亦有土者所當謹若李濬之之遺迹固
不得而畧也侯於是役重民之勞賦功已狹率
損其舊十七八力不足而意有餘矣興廢始末
見於當塗郭祥正所記者皆不書 人至辱手
書得聞春來尊體益輕健放杖徐行又有問花
隨柳之樂甚慰記文定本辭約義正三復嘆仰
已送山間屬黃子厚隸書到卽入石矣又一書

云此記非惟使事之本末後有考焉所以發明
學問始終深淺之序尤爲至切此邦之士蒙益
旣多四方私淑之士又不少矣

蚩尤首禍自創干戈之制軒轅因戮之處則象
吻於宮行則懸旄於燾以示戒萬世又聞鴟吻
者一母生九子如好聲者曰蒲牢鍾紐之類是
也好飲者曰蚺蝮石橋兩旁俯水獸是也此好
望者曰鴟吻云但不記此說在何書也夏忠靖
公鴟吻詩世多傳誦之或云公平生出處此畧

可見困極而節不易寵極而色不矜後聯有之
矣至如解大紳有德有量不遠小人之評又於
卒章見焉

元儒三山梁益題黃筌三雀圖謂院畫皆有名
義是圖益取詩禮春秋傳三爵之義今之三公
五雀白頭雙喜雀鹿蜂猴鷹熊之類豈亦皆是
之謂歟

前年過泰和謁楊尚寶叔簡王抑庵尚書見楊
氏春帖云世承良吏德門倚素王宮意必東里
公所作抑庵中堂集古人語云詔許歸蓬華性
本愛丘山又嘗聞楊文定公桃符有曰黎庶但
教無菜色官居何必用桃符云

蜀府長史長沙陳南賓名士也曾孫章今爲南
雄府學訓導藏劉學士三吾手筆與其先生書
一緘戈僉事立嘗手錄之予以其所云錢子予
較書與予前所記合亦備錄之子書作瑜字誤
子予蓋老儒廿七人中一人三吾手書後皆細
書低一字空處字模糊云姻家世契錙三吾手

書裁畬長史相公南賓世姻契安老堂所華緘
下逮承起處安適喜敘叵量暮年以來每一得
姻家書輒興骨肉睽違之感友朋相繼凋謝之
痛捧讀至是未嘗不爲之涕泗交頤也惟吾姻
家一官蜀府際遇賢王非但以文學相知抑且
以行誼相信者年碩德優禮見待老者安之昔
聳其語矣堂以安老今乃於吾老長史見之來
者傳誦歆豔有日發揮素心久在下懷顧以賢
王敬慎名堂受知有素未能先以文字形容盛

心盛德之萬一而乃私承姻家爲之文焉豈不
失先後重輕之倫也哉是用冒昧一文上達睿
聽暮年文思衰落不知所裁亦惟受知之素必
能悉此鄙懷矜其衰朽而母訝其蕪穢也安老
之作惟吾二人夙昔相知然亦甚媿斯題斯扁
以賢王而重而此題此文乃無龍文百斛之鼎
爲斯堂增重其不稱多矣來使行色甚遽率爾
呈達不直老姻家一捧腹也先祖詩文早已彙
完今先寄一本顓求長史爲寒宗族譜一發揮

今夏間則以兒頰之來謾一編寫文先丞相四世孫仁寬徙家今之石溪時有手植黃槿樹一株大數十圍將百餘年矣曩老者留攸縣之日此樹半邊爲枯自到溪上其樹復榮區區有詩謂太乙燈輝猶照夜相公樹老復回春之句天師張無爲爲之圖美和錢子瑜有題備錄寄去亦不能不借重一發揮也三吾手書宜藩醫官曹伯溫開春方去能言令親家老鎮撫昨者亦得其孫子家下信息

老姻家自今

夏總裁較書天下老儒凡廿七人悉在下處取決勞心之甚又鄒孟軻書詞氣抑揚之太過者八十五條卒九月間方已完脩進呈未免思慮之過痰氣鬱結醫者戒以母大勞心以故凡百文字皆不暇備藁如安老堂文字與文字是

以先後不備

宋儒批選文章今可見者前有呂東萊次則樓迂齋周應龍又其次則謝疊山也朱子嘗以拘於腔子議東萊矣要之批選議論不爲無益亦

水東日記
卷九
講學之一端耳

水東日記卷之九

水東日記卷十

崑山葉盛著

六世孫 重華較梓

宋崔清獻公與之爲四川路安撫制置使時與
統制吳彥書帖并當時省劄見清獻家集不惟
可考當時之制而清獻薦賢爲國之心馭將待
下之誠此亦可見御前劄子至樞密院劄兩行
共二十字皆兼行大字戎帥至可喜可賀云出
親染也 二月初奏劄已上并專書廟薦愷甚

力旦夕當有峻除欲煩統制此來有一二邊事
 欲面分付緣李帥出邊要人在司彈壓難以輕
 動又恐將來命下即合起發愈是來不得今已
 行下戎司時暫差官抵替統制即便疾速司又
 薦隴西為守庶幾得人共濟國事千萬察之不
 可泄也十三日 押 付吳統制 御前劄子
 付金州都統吳 彦 御封 御寶實封樞密院
 劄此處疑有闕文 四川崔制置申與之竊惟人
 材難得而將材尤難得自非平時察訪而收蓄

之則緩急無以為用與之冒膺相寄無補絲毫
 時事孔艱以選將厲兵為急其間有材畧過人
 可用為將帥之儲者可不薦拔之乎與之伏見
 修武郎興元府駐劄御前中軍統制吳彦人物
 偉健議論通暢留心軍政宣力邊防有慷慨功
 名之志輕財好義得士卒心欲望朝廷特賜旌
 擢處以統制之寄庶幾邊陲得人諸將亦知所
 勸矣除已錄奏聞伏乞照會申聞事右三月十
 七日奉聖旨吳彦特差權金州都統制任責措

置捍禦邊面具管幹日時狀申樞密院今劄付
吳彥照會准此 押 押 押 嘉定十六年

三月十八日 十八日遣使臣樊厚前去想已
到矣忽二十二日未時准庚牌遞到省劄有金
州統制之除亦賜勅書已下李都統差官時暫
兼權中軍統制職事仍管幹營寨候到即便疾
速起發前去金州交割職事不須更來本司恐
成遲滯二十二日與之手書上都統太尉吳戎
帥膺三軍之重寄而以統制兼之終是事掎不

顯正此多事蓋正其名今來朝廷區處行下委
是合宜可喜可賀與之

黃山谷元豐中過泗州僧伽塔作發願文戒酒
色肉但朝粥午飯如浮屠法後來醉酒如常豈
亦嘲戲耶今人內不足者動以發願為言可知
已

上大人丘乙巳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
佳作仁可知礼也尚仕由山水中人坐竹林王
生自有性平子本留心王子去求仙丹成入九

天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已上數語凡鄉學小童臨做字書皆昉於此謂之描朱爾傳我習幾徧海內然皆莫知所謂或云僅取字畫簡少無他義或云義有了了可解者且有出也諸暨陳儒士洙今日云嘗見宋學士晚年以眼明自夸細書小字嘗及此學士其知所自者耶宋南渡後行在百官有謝許乘轎表見汪浮溪集此亦乘轎事原然伊洛大儒則又嘗云乘轎是以人代畜也

蘇州自國朝洪武中來凡斯文盛舉未嘗乏人吾所知如洪武壬子簡會試士十八人授編修等職入 文華堂 命宋學士等爲之師俾肄業勸懲寵錫畧似後來曾棨等則有王璉汝器修元史則高啓謝徽亦有傳著不知卽潞州知州否永樂中纂修大典有王汝嘉趙友同大典尤多其人洪熙初弘文館中則汝嘉與陳繼嗣初正統中提調學敕則僉事張某景泰中修史其自外赴召者有節之欽謨而天順再舉提學

之選節之欽謨又當其首選也

范石湖爲李結記濬塘浦云浦有五曰新洋江
曰小虞曰茜涇曰下張曰顧浦塘有三曰郭澤
曰七丫曰至和又崑山水利序大概有二曰作
堤曰疏水小概有一曰種茭王荆公送人宰吳
江曰當知耕牧地往往芟蒲青三江斷其二淙
水何繇寧皆吾東南人所不可不知者

正統中石璞爲江西按察使王孟堅先生爲僉
事先生清方端重文學淵邃且儀觀豐偉亦殊

衆人而石才行猶人舉止亦輕率適又以失囚
降副使士大夫咸以不日台輔期先生而以衆
人遇石有占命者 曰石向去遠到腰玉尙未
艾也王當止五品壽亦不久後皆如其言然則
人生修短通塞豈皆本於命耶刑部員外郎吉
水許振先生諸生也嘗與夏御中項言如此
宋楊惠之以塑工妙天下元劉正奉亦名世焉
今北京東嶽廟云尙有其蹟兩人見黃涪翁虞
伯生之文皆不泯矣

初予有關北之行叔簡司丞手書漁家傲一闋
見贈云是范魏公經畧西邊時所作其辭曰塞
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鴈去無留意四面角聲相
對起千嶂裏長烟落日孤城閉濁酒一盃家萬
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
將軍白髮征夫淚茲來南中得唐裴晉公二詩
其一曰有意効承平無功答聖明灰心緣忍事
霜鬢爲論兵道直身還在恩深命轉輕鹽梅非
擬議葵藿是平生白日常縣照蒼蠅謾發聲嵩

陽舊田里終欲謝歸耕其一曰危事經非一浮
榮得是空白頭官舍裏今日又春風又得宋崔
清獻公題劍閣詞云萬里雲間戍立馬劍門關
亂山極目無際直北是長安人苦百年塗炭鬼
哭三邊鋒鏑天道久應還手寫留屯奏炯炯寸
心丹對青燈搔白髮漏聲殘老來勲業未就妨
却一身閑梅嶺綠陰青子蒲澗清泉白石怪我
舊盟寒烽火平安夜歸夢到家山又得我朝
巡撫南畿尚書周公恂如感懷一首云日晏忘

食夜半興簿書煩擾爲無能秉心初擬逢衡鑑
任意寧知越準繩法在恤民民反病事因除弊
弊逾增前非未悟羞遽瑗敢歎微軀踐薄水數
篇者於予有槩於中焉因取筆記之

景泰元年三月予自開封還兵科見壁間貼記
某月某日取回某本同僚言近日公侯伯尚書
都御史大臣言欲遣使使北 進冬衣有 旨
欲能識

太上皇帝大臣行羣臣震懼謝罪因繳納原 奏

已之矣予因謂當時科中失之納還 奏疏雖
諸公怵威誤 國者欲泯其跡科中當 奏知
以某日某人取回某本非但跡不容泯而亦可
以警誤 國者之心事已無及徒一惋嘆而已
范文正公嘗用黃素楷書伯夷頌遺蘇才翁劉
原父以蜀素烏絲欄求歐陽公寫孝經一章公
以其不染墨寫澄心紙答之蓋黃素蜀素皆絹
名也伯夷頌今在義莊

歐陽文忠公與尹材帖云墓銘刻石時更不要

留官銜題目及撰人書人刻字人等姓名祇依
此寫晉以前碑皆不著撰人姓名此古人有深
意况久遠自知篆蓋祇著尹師魯墓四字楊東
里云漢魏碑皆不著書人姓名以當時能書者
多也周尚書云小西天唐碑數通皆開元景雲
太極中所建梁高望王大悅寧思道王利貞所
書然皆不著撰文人姓名豈卽書此者之所爲
歟

海昌詩人蘇平秉衡者嘗言宋一代近體詩其
彷彿唐人僅王禹玉元夕一詩耳猶惜其鎬京
春酒沾周宴沾周字音調不諧易沾爲陪可也
高槎軒太史詩二千首亦止取其夜聞吳女誦
經一律然好事者則以

字管定秉衡近體詩云禁是則莫能爲也蓋與
許洞詩僧事相類云

世稱警悟有局幹人曰乖覺于兵部 奏內常
用之然未見所出韓退之云親朋頓乖角羅隱
詩云祖龍笑事渾乖角宋儒語錄亦有乖角似

與今用乖覺意相反云

釋栢子庭注磬疏鳴鑼惡念生擊磬善心發善
心發如火鑊涼惡念生如蓮葉脫我來化磬不
化鑼布施無分少與多一槌打却自家底聲聲
喚出阿彌陀

蕭豎張氏聞見錄云石川張子才洪武二十四
年以秀才舉赴吏部嘗有元宵詩及上 御覽
詩二律元宵詩曰三五佳期意氣生燈光偏與
月華明一天星斗移人世萬斛驪珠布帝京龍

閣風光連上苑鳳樓春色勝蓬瀛游觀唱咏應
多幸四海雍雍正治平進 御前詩曰曙氣初
分四海同 聖明天子五雲中 冕旒端拱昇
平日禮樂雍和化毓風萬國衣冠懽拜舞一
朝刑罰伏姦兇書生老得趨金闕願祝 皇猷
効寸衷子才莫詳其人吾以吾石川今之言詩
禮者落落也以是取之

凡大班奏事有常規多所司預進事目惟正統
辛未狀元彭時謝恩以夜坐久誤入 朝被劾

上惟命錦衣衛尋而已與他凡有劾皆卽命逮
捕不同於此不惟可見聖明倉卒應變而保
全愛惜儒臣之心至矣狀元同榜吾友鄭時又
云狀元退就鴻臚習儀大鴻臚疾言厲色詰其
誤事之繇狀元舉止殊從容唯唯謝過而已此
亦可見其量也

二月二日秋官郎中彥謐賢友南行詩以識別
楊生青雲器文彩輝白璧腰間龍泉劍別我有
遠適吾聞禹徂征舞干致苗格所以宣尼訓服

遠修文德好謀而有成明明垂警飭如何才智
士宏議薄古昔懷忿忽遠圖急功幸苟得寧論
萬里行糗糒豫峙積漢廷所遣帥孰是趙克國
子行職贊襄侷勉攄良畫雖有斗酒餞安能寫
胸臆臨岐念素交聊贈繞朝策廬陵楊士奇右
詩見楊氏世美錄初麓川之議蓋有主之者內
閣未之聽而兵部和之於是王忠毅公有總督
之命此詩大意具矣後來忠毅西巡一奏
此事愈明他日豈無秉公是於彤簡而致深慨

於是詩者乎

景泰中一時多兩正官如吏部王直何文淵繼
王翱禮部胡濙楊寧兵部于謙儀銘都察院陳
鑑王文繼王翱國子監劉鉉陳詢太常尙寶皆
然天順初諸司當事多武臣內閣則武功伯兵
部則靖遠伯禮部則興濟伯今之異於常者則
李少保賢自郎署至閣老劉崇益繇方面入爲
大司成也

今時俗語事物紀名相傳莫知所自而見諸唐
人詩最多近讀王建詩如鹵簿分頭入太常銀
帶排方獺尾長恐防天子在樓頭射生宮女宿
紅粧地衣簾額一時新御厨不食索時新家常
愛著舊衣裳浴堂門外抄名入爲逢好日先移
入直無鷓鴣到園中暗中頭白没人知空閑地
內人初滿薔薇不似已前春勞動先生遠相示
百方回避老須來文案把來看未會向晚臨階
看號簿眼前風景任支分當直巡更近五雲自
執金吾長上直侍女常時教合藥立地階前賜

紫衣宮女月中更替立誰家將息過今春美人
開池北堂下漸覺生衣不著身上皇生日出京
城蠹生騰藥篋近來身不健近來年紀到斬新
衣踏盡知道縣家閑時時一窠薤皆是也惟分
頭今作分投非他如昌黎之老翁真箇似童兒
韋莊之近來中酒起常遲甚多當別錄焉

大言無實專事表暴之人如唐之李元平李係
石晉之景延廣宋之雷簡夫趙彥呐金之蒲察
阿里不孫我朝之伏伯安皆是也賢如杜祁公

蹇忠定猶爲其所動王鐸關播重貴爲其所惑
而委之以國倚之以兵宜矣呂夷簡楊雲翼之
識鑿固足多若崔菊坡當彥呐得軍民心五年
之久之時乃能炳然見之之真豈不誠難哉
山谷跋歐陽公所作黃夢升墓銘面目太似可
厭也

國朝之制臣民 奏事稱 奏本後以 奏本
用長紙字畫必依洪武正韻又用計字數於後
舍鄭重而從簡便改用 題本則不然矣然

題本多在內衙門公事若在外并自陳已事則
仍用 奏本 東駕則稱 啓本
宣廟每呼本爲抹子嘗見傳 旨中云然

水東日記卷十

水東日記卷十一

崑山葉 盛著

六世孫 重華較梓

五倫書已載有王軫家書事示勸萬世矣軫嘉
興人也嘗詢得之今恭錄 詔文於此次
謝表終家書焉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起草萊削羣雄攘夷狄安中國之務
欲天下承平邇者諸郡官吏不畏法律之嚴姦

弊疊興御史臺管勾宇文桂因事被問囊中所
藏書信百封盡取目之悉係浙右儒吏獎譽之
言或是或非皆欲禍人中間亦有私托求進者
嗚呼昔元之初得天下人材皆務實學故賢能
由公道而進後元之失天下世俗皆尚虛名故
賊私於權門而用朕多涉艱難備知此矣其立
法未嘗不嚴而用法未嘗不審然賊吏貪婪如
蠅蚋之趨朽腐螻蟻之慕腥膻噫若是者豈非
慈父失教於平日耶抑其子之不孝不聽父之

訓耶今於百封書中得一善教其子者係浙右
登科舉人王軫之父家書意望管勾宇文桂轉
達平涼子之任所書未發朕偶獲見之書中語
言諄切教以忠孝子之賢否雖未可知然薄俗
中有善於爲人父者如此誰能出其右哉勸善
懲惡移風易俗實有國之善治其令中書遣人
齎朕詔諭往詣其家賜以白金百兩附子五枚
川椒五斤絹十匹以旌其賢令有司除本戶雜
役依舊應當其里長弓兵不須再役

洪武四年閏三月 日 布衣臣王 言伏

蒙 聖恩賜臣 詔書并銀絹椒藥謹上表稱

謝者伏以 聖明御極自慚無補於垺埃

詔命臨門忽沐分霑於 雨露輝生蓬華歡動

鄉閭臣 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欽惟

皇帝陛下德厚道高功崇業廣智勇天錫 聖敬

日躋任賢使能與堯舜之心同大賞功罰罪如

天地之德無私端居 九重之中 明見萬里

之外伏念臣性資愚陋學術迂踈分甘老於山

林名敢求於簪紱教子乏義方之訓承 恩忝

科甲之榮大邑分符深佩選掄之重安書寄遠

勉加忠孝之全俾恪守於廉勤庶少酌於知遇

何冀上 聞於 天闕過承下逮於星輶白金

光照於琴書黃絹春生於筐篚芳椒助養上藥

扶衰豈期枯朽之餘遽被駢蕃之 賜征徭特

免喜懼交臻臣 瞻仰 清光鈞陶 聖化心

同犬馬願攄報効之誠景迫桑榆欣覩太平之

盛謹奉表稱 謝以 聞無任瞻天望 聖激

切屏營之至臣 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洪
武四年閏三月 日布衣臣王 自舊年十一
月初二日南潯別後至今年凡四得書鎮江高
郵寧陵鄭州者餘一書不知寄何人必浮沉矣
三月十一日汝兄會朶至剛於德清書中簡畧
不知從者及同遊俱無恙否且言歲中可至任
不知果然乎本家德清之役已辦兩圖黃册里
長及歸安甲首皆不擾而辦里長不赴京倉此
甚良法也正擬安靖幾時十二月間本縣又定

新市弓兵分管十二都但辦什物勾捉軍人至
今不得安息所費亦不少也家中上下俱無事
儻欲挈家須在彼稍安詳度可否然後來取恐
川途迢遞或遷轉不常跋涉勞頓我今稀年又
一老景侵尋儻 朝廷容侍親則上章求歸父
子相見以盡餘年若宛轉仕途則相見無日矣
人說有分俸之例不審有否如得分祿以養亦
足爲榮若彼處關支則不必也凡事須清心潔
已以廉自守食貧處儉儒者之常慎勿以富貴

爲念古人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正當以此爲受用也治民以仁慈爲心報國以忠勤爲本處已當以謙敬學業更須勉力暇日卽以性理之書及羣經留玩自然所思無邪更須熟讀新律自然守法不惑飲酒當以康節先生爲範不可縱恣忠定之事律許則行不則不可干其紀也此後儻有的便可買附子一二枚川椒一二觔起稅而來餘物非所覲也臨川奴世生俱無疾但諸子未出瘡疹爲憂耳浙西米價極

廉白者十文一升可見太平之時矣安西雖有來者而往者絕不可得汝之外舅向曾寄書與蓋屋俞王簿祇候去若達必能道吾家中平安矣煥章二親俱康健希聲於十一月望後逝世餘外親俱安就令知之路遠作書不能詳盡

洪武 年 月 日書付男軫

今俗呼五十兩重銀錠曰元寶嘗見獨石內官弓勝得埋藏銀數十錠形製皆平漫與今樣範不同面有中書省小字印背則陰文元寶二大

字也宋銅錢文皆著年號惟開寶中曰宋通元
寶寶元中則曰皇宋通寶皆避寶字耳然反覆
皆著元字亦異哉

仁廟好文之主宮僚鄒濟徐善述王汝玉以及楊
士竒梁潛蔣 御醫用文等皆被詩文寶翰之

賜甚多予前年議事同軒崔二憲長於兵部
後堂閱馬尙書 賜物見刻本

仁廟御製詩文內多具焉近得天台徐氏所藏

令旨一通永樂十六年三月初二日 皇太子

書一通冬至 賜詩一首永樂十五年

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懃問古詩各一首十

月二十七日呈試工業古詩一首 聖製必已

具刻茲不盡錄錄 令旨書詩各一以見

昭皇帝崇文禮賢之盛德云爾其文曰 令旨說

與好古爾將選詩內取易入手解意的詩分類

賦比興三字每字要十六句八首十二句八首

八句八首爾爲選擇王燧真明日早要進來看

又聞卿染疾可稍愈否冬寒善加湯藥順時將

息 旨不多及 皇太子致書贊善好古先生

余今欲學作表卿可一如詩題立例意思

余為構文請益好古其詩題與表題間日封

進以廣琢磨今晨覽卿為 余所改之詩甚是

丰采清雅真有益於日新但卿疾不痊未及存

問日見擾煩豈尚古優待高年才望之士乎然

優待之心豈忘朝夕但卿今年邁恐 余為學

有日似卿朴直苦口者百無一二面諛順顏者

比比有之故特相為覩縷者為卿才德直蹇趁

卿康健篤於其事卿無憚勞弼 余成業惟望

藥石之言日甚一日毋務犯鱗觸諱之慮若

余成學報答之禮豈得忘之春暖猶寒當善為

湯藥順時將息以慰 余懷 旨不多及永樂

十六年三月初二日

冬至賜贊善徐好古清朝盛文治輔德資儒者

念彼筋力倦趨朝諒非宜賦詩有佳致納誨多

良規起予得深趣歡懷浩無涯新陽屆初復况

此承平時酬勞見尊酒庶以勞期頤

皇太子特以牲醴之奠致祭於故贊善徐好古之靈曰卿偉量淵宏博覽古今正宜佑 余文學匡 余政治豈期一疾遽然而逝茲者黃鍾應候天道伊周顧諸寮吏不見於卿哀哉痛哉不復聞卿贊益之言矣今特遣庶子鄒濟奠於靈筵卿其不昧庶克饗之

皇帝遣天台縣某官

諭祭於故贊善贈太子少

保諡文肅徐善述曰卿昔從

朕於

儲宮有

啓沃匡輔之益嘉念不忘茲惟仲

春秋

特致常奠

用伸懷舊之情尙其饗之

維永樂十七年歲

次巳亥十一月辛丑朔初七日丁未翰林院學

士兼左春坊左諭德楊士竒楊榮左春坊庶子

鄒濟翰林院侍讀錢習禮侍講陳全春坊右中

允王英翰林院編修苗衷簡討魯榮吏部尙書

蹇義翰林院脩撰楊溥春坊右中允黃宗載贊

善陳濟侍講鄒緝郎中李興員外郎施顯主事

真完檢討陳璲敬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新

逝左春坊左贊善好古徐公之靈曰嗟吁先生

德宇振振蚤出遊學適際昌辰典教方州遂陞
成均進官春坊益勵忠勤內明外厚名重縉紳
啓沃輔翊方藉老成夫何一疾竟殞厥身亦旣
壽考有子有孫飾終吊祭荐荷 寵恩遺文清
譽不亡者存士竒等忝在同寅或居比隣一奠
永訣寓哀斯文尙饗右祭文三通 東駕文出
親製洪熙中文意當筆詞臣有深意焉蓋嘗見
一時王文靖祭文內及文事其指文靖進說詩
法之事歟好古獨不及此聞好古清介端實不

愧古人也同僚鄰曲祭文不知何人作本真文
韻而亦用一成字云

戲言辯口輕爲評泊亦足以取怨得罪於人嘗
聞修永樂大典時諸儒羣集一日有及凡例未
當者王偁孟揚曰譬之欲構層樓華屋乃計工
於籬榻都料得不有誤耶景泰中徐左僉有貞
治河無成功于少保嘗笑謂同官曰徐先生五
墨匠耳奈何令脫土塹也

虞文靖公爲秘書少監日著朱宜人吉氏墓碣

石本作碣銘

其畧曰鎮

石本作征

東行省儒學

提舉朱德潤嘗

石本作常為集

石本作余言其

母夫人吉氏

石本作吉宜人

之孝也祖母施夫

人甚愛之至元甲午十二月吉宜人將就館而

施夫人疾病嘆曰吾婦至孝天且賜之佳子吾

必及見之既而疾且革

石本作亟

治後事其大

父卜地陽抱山之原使穿壙以為藏施夫人曰

異哉吾夢衣冠偉丈夫來告云勿奪吾宅吾且

為夫人孫既而後者治地深五尺許得石焉刻

曰

石本有鬱林字

太守陸君績之墓別有刻石

在旁曰此石爛

石本作石若爛

人來換石果斷

矣其祖命亟掩之而更卜兆施夫人又夢偉衣

冠者復來曰感夫人盛德真得為夫人孫矣德

潤生其大父字之曰順孫而施夫人沒人以為

孝感所致朱氏睢陽五老兵部郎中貫之後德

潤字澤民有文章政事而獨以畫馳名虞公嘗

跋其文以為識者不厭其多能也子季寧娶崑

山州判官徐侯女朱之後因家崑山焉陽抱山

去蘇城不遠嘗閱雲間志陸故晉大族如遜如
抗重珪疊組不一皆塋華亭橫雲等山志悉有
載獨無陸績墓蓋或以別業遷徙塋陽抱山矣
此銘康里子山書立石尚存末云泰定四年
月 日今僂俛依伯生先生命抄錄一過願併
請先生書之庶永傳也嚙敬告澤民提學足下
朱文公先生考定歐陽文忠公事蹟有云平心
保州妖尼三事公平生學問根原出處大致言
行本末皆見於此獨晚年青州論執青苗事尤

足見其剛毅大節始終一致既老不衰而公諸
子所次事蹟乃有所避而不敢書吳克行狀亦
不載韓魏公作墓志乃始見其嘗有乞不收息
及罷提舉等官之奏與其辭太原有守拙循常
之語神宗實錄又不載志語於附傳至葉濤之
重脩乃反著其不俟報可擅止散錢而有特與
放罪之詔又至近歲洪景盧作四朝史傳乃直
書其以是爲王安石所詆而遂決歸老之計蓋
此一事凡更六人之手而三書闕焉幸其有冝



原件模糊

書者然猶歷三手越百餘年而後首末得以粗
備然則士之制行不苟合於當時而有待於後
世者豈不難哉予居閒好觀當世名臣事蹟往
往購求名人碑志故在遠者未可知二三十年
來忠邪貪廉之大槩亦稍有聞而頗厭作者之
不得其實十恒八九也嗚呼誅姦諛於旣死發
潛德之幽光數百年之後當必有其人必不止
如今日之所見而已也嗚呼唏矣

元中書左丞平定呂忠肅公思誠耿恒庵尚書
九疇曾祖妣之凡也其爲人見元史本傳嘗見
南村輟耕錄載其不敢妄爲夢子事只因曾讀
數行書一詩天順四年予過南都飲尚書太平
里第尚書因誦公寄內一詩其詞曰自從上馬
苦思卿一箇窮家兩手擎少米無柴休懊惱大
男小女好看成恩深夫婦情何極道合君臣義
更明早晚太平遂歸計連杯共飲話離情大抵
公之詩情真語切要亦出元白云
太監阮安一名阿留交趾人爲人清苦介潔善

謀畫尤長於工作之事其修營北京城池九門
 兩宮三殿五府六部諸司公宇及治塞楊村
 驛諸河皆大著勞績工曹諸屬一受成說而已
 詳見東里文集晚歲張秋河決久不治復承
 命行道半平生 賜予悉出私帑上之官不遺
 一毫蓋中守之甚不易得者嘗刻營建紀成
 詩一 姓名人顯官無不有作將傳布間以王振
 一言而止振於他役皆有碑獨靳此者要不可
 以不矜一喜歸之則亦媚嫉之云耳

水東日記
卷十一

水東日記卷十二

崑山葉 盛著

六世孫 重華較梓

商狀元弘載家藏宋時公牒一紙內凡朝廷語
 言皆朱書蓋其先本西夏人以獻密有功送浙
 中意與今安插來降人相類所寓卽今所居淳
 安寥源族頗繁衍蓋四百年於茲矣弘載入翰
 林子以其同年之長且厚也携先德卷求題弘
 載因出此得覽觀焉當時見有周功叙一跋在

卷後也

胡叅政拱辰藏其鄉先生宋融堂錢時子是周易釋傳一冊十二卷兩漢筆記一冊六卷蓋皆不完之書錄其省劄書狀之詳見宋雖衰季而其君臣之間崇儒重道如此人心所以不能負宋而遽亡也且以融堂著述之多去今僅三百年叅政又世儒家所見止此良可嘆已雖然班孟堅藝文志所列今存者幾何豈獨融堂也哉錄白宋省劄 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肅國

公喬 劄子臣輒有奏陳仰干天聽臣昨任國子司業日於延見諸生之次聞嚴州布衣錢時山居讀書理學淹貫嘗從故寶謨閣學士楊簡遊蓋深所推許今寶章閣待制袁甫昨任徽州與故太府寺丞鄭之悌守嚴州日皆嘗一再禮聘涖講郡庠遠近士子翕然雲集已而得其講篇其於辯析義理叅錯事物發明疑難有以起人臣是時心已屬之其後知紹興府王綱亦嘗延講至郡臣始屬網求其所著之書有論語孝

經中庸大學四書管見及尙書啟蒙詩學管見
周易釋傳兩漢筆記國朝編年等作益信其學
之有所詣其作兩漢筆記類皆痛漢氏襲秦之
弊而尤反覆致意於後世所以不敢望三代之
治又見其學之爲有用臣遂因綱以延其來與
之相見而欵扣之見其夙負才識尤通世務自
田里之休戚利病當世之是非得失莫不詳究
而熟知之靖康間其大父魯值睦寇陸梁兀术
入浙糾率扞禦幾著奇功朝廷嘗爲之立廟

爵而時亦人物魁岸慷慨激昂有乃祖風不但
通詩書守陳言而已每念此亦奇士而不使得
爲世用私竊惜之比者伏讀國史至真宗皇帝
於禁中壁間見穆脩所作詩句深切歎賞卽問
侍臣曰有文如此公卿何以不薦則十之遺逸
者固大臣之所當言亦聖主之所樂聞者也時
嘗請漕司文解比歲已該永免而場屋竟不足
以得之其志方將玩聖經以自隱儻今不加收
用使之終老山林則國家有遺而不舉之十大

臣有知而不薦之咎矣臣愚欲望聖慈且與錢時特補廸功郎昇以秘閣較勘仍乞下時本貫嚴州取所著書繕寫繳進上備乙覽如其果有可採則乞次第錄用庶以究其所蘊有補斯世伏候勅旨貼黃臣洵有奏聞臣伏見成忠郎吳如愚墮身右列早歲兩爲筦庫尋卽隱居官簿當進亦不自言垂三十年矣雖居都城而杜門不出臣欲識之不可得多有爲臣言其人行醇而介氣直而溫講道窮經贍有著述凡士大夫

之仕於朝與三學之生員四方之士子苟有志於問學者莫不造門質疑皆克然有得而去今年踰七十畧無倦容臣竊伏思念輦轂之下有此佳士可謂蘭蕙衆根簫勺羣調者矣近在目睫儻不示以旌別則天下何觀焉臣愚欲望聖慈特與如愚換授從事郎併克秘閣較勘如此則陛下一日之間度越拘攣而得二士可以勸後學而厲人心可以抑奔趨而獎廉靖其於治道不爲無補取進止五月十日三省同奉聖旨

依右劄付秘閣錢較勘 嘉熙二年五月

日押押 錄白嚴州進書繳狀貼黃 嚴州恭奉

聖旨取發嚴州布衣錢時著述書上進事朝散

大夫權知嚴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臣萬一薦

準尚書省劄備特進左丞相劄子奏陳嚴州布

衣錢時山居讀書理學淹貫特補迪功郎昇以

秘閣較勘行下嚴州取所著書繕寫繳進上備

御覽二省同奉聖旨依 劄付嚴州臣除已恭

稟繕寫錢時所著述書計一百冊開具數目如

後須至上進者 錢時家塾尚書演義三十冊

學詩管見三十冊 周易釋傳二十冊 四

書管見八冊 兩漢筆記一十二冊 右件書

一百冊用黃綾裝楷黃羅絹裏夾複五條象牙

牌五百面紅茸條繫絲畫木匣五隻盛貯鍍金鐵

鎖並全謹具狀上進以聞謹進 嘉熙二年九

月 日 朝散大夫權知嚴州軍州兼管內勸農

事萬薦上進

皇帝龍飛御天之三年十有一月詔天下郡縣

興賢者能者明年行江浙中書省試士錢唐凡
一千二百有奇九月辛未列合格名士里寓於
書上丞相府蒙古色目五人欣都舉首江浙閩
二十八人朱嶸第九盧可繼第二十一江西行
省試士南昌饒抃第七四人者嘗授經永康胡
長孺故欣都生之行也長孺告之曰若知夫舉
選之故歟四代事舉言揚逖矣孝弟力田賢良
茂才漢也秀才中正魏晉也進士明經隋唐宋
也壹操行則質木而少文專詞章則雜博而寡

要二者交相爲病縉紳先生深念之卒莫之能
革二千年教化風俗之被於下禮樂刑政之出
於上俱不能以無媿古人固也今一變至古二
三子又相望鄉書中是知選舉之故已長孺也
其何以告若粹白莊遜以持其身幽深邃遠以
致其學直方正大以立其節醇雅暢潔以肆其
言告若止是矣繫以詩而敘之晴旭槁落木淺
碧露寒溝乘流不盈尺才足漾輕舟野梅花始
芳岸柳質若柔五湖草綠淨北固山光道大江

荆揚會長淮日夜流磊落呂梁石突兀彭城樓
層冰忽峨峨涼風亦颼颼發橐買良馬解裝襲
重裘初非兼程行乃覺馬力優燕山擁萬疊秀
色射兩眸三古垂載籍壯歲窮探求素懷致君
術常攄禪廟謀如何螻螿身欲與稷卨儔辛苦
望溫飽鑿枵無相投曲學汲所訶教調咸不酬
勉哉二三子毋爲昔賢羞右胡石塘先生送欣
都朱盧饒諸生會試京師詩序先生字汲仲石
塘其號也故宋遺老在元有文章大名與方回

仇遠戴表元輩齊名但其人自任太過故揭文
安公有書箴切之間見其詩文二十餘首皆峭
拔刻厲可喜惜不見其全集漫錄此文

崑山進士張經字伯緒邢寬榜及第張篠庵兄
弟業師也篠庵嘗誦其格言曰人不可溺於嗜
好吾輩他日作官尤不可有嗜好蓋姦人下隸
惟是之窺投間抵隙無所不至也後生戒之

建安楊文敏公行狀云永樂十七年十二月己
丑進言十事皆指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

上覽而嘉之密諭公曰實切時病但汝爲心腹之
臣若進此言恐羣臣益相猜疑不若使慎密御
史言之於是得監察御史鄧真昇入 奏衆皆
股栗免冠請罪 詔諸司卽日悛改怙終者不
赦王文端公爲公傳云朝臣有傾巧迎合爲公
所抑者議欲問之會北京缺祭酒衆請以公任
焉

上不許公又指言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有十

上命以授御史揚言於廷衆皆請罪 詔原之

而使釐正楊文貞公墓誌則云一時廷臣狎恩
多縱忌公伉直發其私適太學闕祭酒衆共舉
公實欲踈之 上不聽公遂密言十弊指斥五
府六部都察院章留中不下所書似不同若楊
文定公撰神道碑則又畧之矣覽者詳之

宋定陵太中祥符四年吳興姚鉉集唐文粹百
卷成自序曰自微言絕響聖道委地屈平宋玉
之辭不陷於怨懟則溺於譏惑漢興賈誼以佐
王之道經世之文求用於文帝絳灌忌才卒懼

讒謫其後公孫弘董仲舒晁錯咸以文進或用
或升或黜或誅至若嚴助徐樂吾丘壽王司馬
長卿皆才之雄者也終不得大用但侍從優游
而已如劉向司馬遷楊子雲東京二班崔蔡之
徒皆命世之才垂後代之法張大德業浩然無
際至於魏晉文風下衰宋齊以降益以澆薄然
其間鼓曹劉之氣燄聳潘陸之風格舒顏謝之
清麗揭何劉之婉雅雖風興或缺而篇翰可觀
至梁昭明太子統始自楚騷終於本朝盡索歷

代才士之文築臺而選之得二十卷號曰文選
亦一家之奇書也厥後徐庾之輩淫靡相繼下
迨隋季咸無取焉有唐三百年用文治天下陳
子昂起於庸蜀始振風雅繇是沈宋嗣興李杜
傑出六義四始一變至道洎張燕公以輔相之
才專譔述之任雄辭逸氣聳動羣聽蘇許公繼
以宏麗丕變習俗而後蕭李以二雅之辭本述
作常楊以三盤之體演絲綸郁郁之文於是乎
在惟韓吏部超卓羣流獨高邃古以二帝三王

為根本以六經四教為宗師憑陵轡轡首倡古
 文遏橫流於昏墊闢正道於夷坦於是柳子厚
 李元賓李翱皇甫湜又從而和之則我先聖孔
 子之道炳焉懸諸日月故論者以一二之之文可
 繼楊孟斯得之矣至於賈常侍下
 補闕翰元
 容州結獨孤常州及呂衡州溫江
 闕肅權文
 江夏禎皆
 公德輿劉賓客禹錫白尚書居易
 江夏禎皆
 文之雄傑者歟世謂貞元元和之
 辭人咳唾
 皆成珠玉豈誣也哉今世傳唐代之類集者詩

則有唐詩類選英靈間氣極玄又玄等集賦則
 有甲賦賦選桂香等集率多聲律鮮及古道蓋
 資新進後生干名求試之急用爾豈唐賢之跡
 兩漢肩三代而反無類次以嗣於文選乎鉉不
 揆昧情徧閱羣集耽玩研究掇善擷華十年於
 茲始就厥志得古賦樂章歌詩贊頌碑銘文論
 箴表傳錄書序凡為一百卷命之曰文粹以類
 相從各分首第門目止以古雅為命不以雕篆
 為工故侈言曼辭率皆不取云

故事書坊印本行世頗多而善本甚鮮惟建安
虞韶日記故事以爲一主楊文公朱晦庵先生
之遺意穎考叔輟羹遺母不失純孝未免昭君
之過鬻拳強諫以兵可謂愛君難逃陵上之非
王覽愛兄諫母則陷於不慈鄧攸存姪棄兒則
傷於少恩凡矯枉害正之事一切不取又如楚
王戊之醴酒忘設邊孝先之晝眠見嘲翟公之
貴賤見交情丁公之謁見受戮辱事雖反正亦
足爲來者之戒各存本類之後近歲襄城李公
重刊此書又爲易生知爲幼悟且標目却去對
偶一以年代爲先後亦善矣惜乎去取標目皆
尙有未精純處且不著事出某書某文其間刪
削亦不一如內助得賢稱伊川兄弟而戒無謾
語却又稱先公等類可知也大抵此書與沈易
五倫詩同雖較之他選可謂彼善於此而欲謂
之當而備則未也

劉貢父詩話謂宋太宗賜進士詩云寒儒逢景
運報德合如何得詔旨體予以爲當以儒生易

寒儒蓋豎儒小儒腐儒寒儒可以謙言人君宏大之體未宜爾也漢之子大夫可見若所謂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何則自有宏偉氣象

水東日記卷十二

